

2003年春晚蔡明与潘长江的小品《想跳就跳》中，蔡明扮演的是个热心肠的老人家，却故意作出一副高冷的样子。在看到潘长江接到7个陆续来电，取消之前说好的伴舞，又见潘长江因为没有舞伴处处受挫，热心肠的老人从轮椅上站起来，决定做潘长江的舞伴。

人格特质就如同面具一样，每个人会在不同的场合下，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质，带上不同的人格面具。

因为当今社会的多元化，大多数人都会在不同的场合，带上不同的人格面具，然而当你的面具越来越多，会发现内心冲突的存在，这时候你会如何去调节这些人格面具呢？

是强化一个面具，压制另一个面具，还是将两个面具分裂开来，让它们轮流主导，或者让两个面具整合，让它们互相和解并和睦相处？

日本新锐推理作家、悬疑惊悚小说家法条遥所著的《二重身》，讲述的是你可能会拥有一个无论从容貌还是记忆都一模一样的“我”，只是这个“我”会不会给我带来“惊喜”呢？



## 存在另一个自己即Bilocation协会

“那就没错了。”加纳拍了一下手，“准确无误，高村忍，欢迎加入.....”

他停顿了一下。

“欢迎加入‘存在另一个自己即Bilocation协会’。”

存在另一个自己？Bilocation协会？我有些茫然，被怀疑是假钞犯罪团伙，不是应该去警察局吗？为什么警察加纳却带我来到一个高级餐厅？

“初次见面，忍小姐，敝人饭冢诚。”

.....

“欢迎，”自称饭冢的男人张开双手说，“欢迎新人加入‘存在另一个自己即Bilocation协会’。”

又是这个名字，这究竟是什么协会，我快要被这个名字弄晕了。

原来Bilocation的意思是同时两所存在，也就是“二重身”，也就是在同一时间内，两者在不同的地方出现。当然，这两者都是我，难道使用假钞的是另一个“我”？

因为另一个“我”，会在离我不远处出现，与我穿同样的衣服，拥有我所有的记忆，但可怕的是“我”并不会意识到“我”是二重身。这已经超出了我的常识范围。

听着协会成员继续谈论着，因为另一个自己的存在，给自己带来的烦恼，我依旧无法接受，另一个“我”的存在。于是，我决定逃离这里，逃离这个奇怪的协会。

打开门，我逃似的跑出房间，结果.....

气血猛地从头部抽离，此刻我的脸色肯定白得吓人。

就在前方，通道拐角处的位置，站着.....

站着一个人！

.....

全身无力——那究竟是什么东西！

不是化妆，也不是别人，凭感觉我就知道。正因为那是“我”，我才知道。但那又不是“我”，因为真正的我就在这里啊——这是真的？

原来真的存在另一个“我”，我该如何面对“我”？让“我”与我同享丈夫的宠爱，我接受的了么？

在存在另一个自己即Bilocation协会中，每个人都被另一个自己所困扰。

就如同人格面具，老师面具与家长面具是相同的部分，当然，也有不同的部分，不同的部分越多越容易出现对抗。但是，如果两个人格面具没有任何相同之处，反而不会出现对抗，因为它们没有机会同时出场。既然，对抗的面具有共同之处，不是就有可能达成共识，化敌为友。



在《二重身》中，御手池先生通过自省，与二重身和解，得到解脱。加纳则相反，他被仇恨主导，产生了悲剧，而我也无法释怀，另一个“我”的存在，产生了另一个悲剧。

正如我们都拥有两个或者多个人格面具，通常，我们会在特定的环境里，我们会用一个面具压制另一个面具。

但  
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被手机等事情干扰，这就是两个面具在发生冲突，这时候需要将两个互相对抗的面具区分开来，并强调它们的共性，将其整合，或者强调它们的区别，划分好“势力范围”，让它们各自为政，互不干涉。